

登顶珠峰？那不是我的事

——登山爱好者威廉·萨米恩托讲述攀登感悟

特派记者 姜燕



威廉介绍自己的攀登线路



登山队都靠牦牛运送物资

威廉摄

“噢，攀登珠峰不是我的梦想，只是一种享受。他们向上爬，但那不是我的事。”

5月18日，当我们走进中国业余登山队大本营的“中军帐”时，61岁的美国人威廉·萨米恩托(William Sarmiento)正在和中国业余登山队尼玛队长聊天。他前几天在试图攀登海拔7028米的北坳(north col)时，因身体状况较差下撤回大本营并放弃登顶。他57岁的朋友仍在山上，计划择日冲顶。

威廉用他的经历诠释了另外一种登山者。他们登山，不是为了顶峰，只是为了享受攀登的过程，途中美丽的风景和特殊的感受，已足够他回味一生。



5年前的计划

他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莫德斯托(Modesto)的城市来到这里。做出这个决定，要归因于他57岁的朋友艾德里安·克兰(Adrian Crane)。2007年，艾德里安成功登上珠峰8000米处，但在那里他得到消息，与他一同前来的儿子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病了，所以他不得不撤。那是他第二次挑战珠峰，但两次都失败了。

“当他回来和我说起这件事时，我说，下次再想去的时候告诉我，我也想看看它是什么模样。”朋友挫败的经历激起了威廉的好奇心。他也是一个登山爱好者，曾经攀登过墨西哥的几座火山、美国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的几座高山。登山的诱惑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这样一群人，而作为世界第一高峰，珠穆朗玛的魅力是不言而喻的。

仅仅1年之后，艾德里安便找到威廉，告诉他准备5年后再度尝试攀登珠峰。

5年时间里，威廉幽默地说，他做的准备只有一个：赚钱。

“我退休了，为了这次旅行，我给政府维护网络挣钱，他们随时给我打电话召唤，‘嗨，比尔，那里的电脑坏了，你去修一下’。”显然，威廉很得意于这段过程，说起来眉飞色舞。“我攒了20000美元。”不过，这20000美元并非全为珠峰而存，他的行程从4月4日开始，离开珠峰后，他还要去伦敦、瑞典、德国等多个国家，到7月才结束。

“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已经周游世界了。”

加德满都之祸

4月4日早上9时，威廉从旧金山机场出发，13个小时之后抵达香港。他要在那里转机去孟加拉国首都达卡，然后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。他对香港机场的印象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，那就是“大”，他走了整整一天，都还没有走完。

4月6日早上，他到达加德满都，在那里停留了5天。糟糕的空气弄坏了他的喉咙和鼻腔，他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，而且一直没好。这在攀登时给他造成极大的痛苦，并直接导致他的失败。

4月11日，他和另外5名登山者驾车从加德满都前往中国，途经中尼边界的友谊桥。为了逐渐适应海拔，他们在两个地点分别休整了2天，于4月17日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。珠峰脚下，登山者的“家”，又添了6顶黄色的小帐篷。

在大本营，威廉和同伴们休息了3天。每天测量血氧饱和度，也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含量，这是衡量身体对高海拔地区适应度的重要指标。威廉高兴地看到他的血氧饱和度在84%和85%之间波动，尼玛队长说，平地的血氧指标通常是94%，在大本营达到80%说明身体已经适应得非常好。

4月20日，威廉一行启程前往海拔6500米的“前进营地”(Advanced base camp, 登山者简称它为ABC)。此刻他并没有兴奋，因为在加德满都，他曾经为即将开始的珠峰征程兴奋不已，但立即遭到一个经验老到的登山者的告诫：“你不能这样，这种情绪在山上会杀了你。”

“她就在那里”

每一次登山的感受几乎都是相同的。调皮的威廉夸张地瞪大双眼，伸出舌头“呵呵”有声——“累得像狗一样，爬山的时候，我只想回家冲进温暖的浴室洗个热水澡、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，再来点儿加州红酒。”

但威廉喜欢这个问题，他也不止一次思考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。

“当你背着一个重达六七公斤的包，走一步喘一步，山上又是如此的冷。你会问自己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途中所有问题都将在最后找到答案。

“当你坚持再坚持，终于到了那里——你只能发出一声惊呼，你只能说‘美极了’，你只能说‘哇，她就在那里’。在那一刻，你没有其他任何感觉。”

这么说的时，威廉的目光不时投向别处，努力思索着准确的字眼，希望能够完美地表达出他的感受。

——“登山的时候，你所想的只是攀登，而等你回到山下，回头看看，真的会望着山不可思议地想‘我曾经到过那里’。而若干年后，翻看那些山的照片，你会想‘哇，我曾经在那里’。”

——“那种感觉，撞击着你的心灵。”

——“当你经过长时间的努力，终于登上之后，体会到的不是成功，不是强大，而是孱弱、是渺小。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感觉。”

“前进营地”过生日

在经过2天因为艰难而显得特别漫长的攀登之后，威廉和他的同伴们终于抵达了“前进营地”。中间，他们曾在海拔5800米的营地住过一晚，用2天时间从大本营上升到前进营地，是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传统安排。

在“前进营地”适应的滋味并不比爬山的过程好受，四周的美景也不能缓解身体所忍受的痛苦。

“刚爬到这里时，我们虽然都很饿，但是一点也不想吃东西。很多人张大嘴拼命喘气，口干舌燥。”威廉喝了一杯汤和一点茶，勉强吞咽了一些面条，便钻到帐篷里睡觉去了。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临睡前他吃了一片药。海拔6500米的夜晚冷得让人难以忍受，“太太太冷了！”回想起他的“前进营地”之夜，乐观的威廉露出恐惧的表情。

早上起来，威廉不停地咳嗽，鼻涕横流。喝点咖啡，吃了块巧克力之后，他才稍稍好转。但他仍然觉得非常憋闷，连穿鞋都变得十分困

难，一点微小的动作都会让人拼命喘息，只有拼命呼吸才能保证身体里需要的氧气。

威廉翻开他的记事本，回忆起他在“前进营地”的7天。

“噢，23日到24日，太可怕的记忆。”

“25、26、27日，我感觉不错，开始徒步练习。”

“28日——”威廉扬起眉毛，唱起生日歌，“那天是我61岁的生日，大家举起装满啤酒的酒杯，为我庆贺。”

在海拔6500米过了一个特殊而难忘的生日之后，4月29日，向导说，如果想再向上攀登，就必须进行“上上下下”的适应性训练。于是，他和同伴们下到海拔5100米的绒布寺附近，在那里的旅馆住了3天。然后，再度返回大本营，并停留了2天。

那不是我的事

5月5日，威廉再度前往“前进营地”。这一次，他将冲击自己前所未及的高度——海拔7028米的一号营地北坳(north col)。

“我没走到头，最终只到达7000米的地方，但那已经是我到过的最高的地方了。”威廉说，在攀登北坳的途中，他的头剧烈疼痛，鼻血直流，那是在加德满都留下的祸根。他认为再向上攀登可能会有不可预知的危险，于是果断决定下撤。

不过，威廉并不为此感到沮丧，登顶珠峰从来都不是他的梦想，他只要享受攀登的过程。

“我只是抬头看，噢，他们在那里，他们在向上爬。但那不是我的事，我要下去了。”

5月9日，威廉的同伴和他一起返回大本营。他的同伴们于5月13日重又回到“前进营地”，而威廉选择了放弃。

威廉止步的地方是一处雪坡。从他拍摄的照片来看，那是一个非常陡的覆盖着厚厚的冰雪的山坡，坡上有修路者先行筑好的两道绳索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借助这两根绳索越过这道雪坡。威廉说，这段绳索从一个被称作“Crampon Point”的地方向上直通北坳，长约300米，每使用一次绳索须支付200美元。

他为这次行程一共支付了7500美元。

从5月9日起，他一直在大本营等待他的朋友艾德里安。

“这是艾德里安第三次攀登珠峰，前两次他都失败了，这一回他必须成功，原因有三个。”威廉咧开嘴笑起来。“第一是他的工作太忙了，第二是攀登珠峰花费太高，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太太，她对他说‘够了’。”

他们每隔一两天能通一次信，通信方式很特别。艾德里安将要说的话写在纸条上，托人带下山来。最近一次纸条上，艾德里安告诉他计划于5月20日或21日冲顶。

当天，威廉试图与艾德里安联络，但没有成功。他为朋友祈祷，希望他能够实现梦想。